

## 艾旗与蒲剑

柴隆

北方人初到宁波，我只是个孩子。初夏时分，饭后时常与伙伴们在大院子里玩“躲猫猫”，每每跑进楼道，就看见家家户门上挂着一撮干草。当时，我就纳闷，好端端的，为何要在门上拴些草呢？回家问父母，他们也没答案。后隔隔壁阿婆讲解，实则端午已过，那撮挂在门上的“干草”是辟邪用的艾草与菖蒲。

及年长，读胡兰成《今生今世》中写道：“乡下溪涧边的菖蒲是一股辛辣气很强烈的，小时我对它很有些敬畏。而且菖蒲的根生在水石里非常坚韧，小孩用力不得法，一拔拔断，人会仰天跌一跤。我拔来菖蒲，母亲便把来剪成两股艾草，用红纸粘在门上。”原来，端午挂艾草、菖蒲的风俗，在浙东一带由来已久，北方人只是吃几个粽子就草草了事，而宁波就当作是大节看待，除了裹碱水粽，又是做香袋，又是吃“五黄六白”，还要喝雄黄酒、东钱湖赛龙舟，更是考验“毛脚”女婿挑“吭吭鹅”的大日子……花头交关多。

我唯独对艾草和菖蒲感兴趣。艾草自不必说，北方人视而不见的野草，宁波人当它是宝，清明前用它揉麻糍、裹青团，“韧结结”的，夹带着一股田野清香，一咬一个春天，如同身在旷野。艾草晾干可以抽取艾绒搓成艾条，点燃的艾条置于穴位上灸治，近来在宁波也

流行，清淡的烟雾又能驱除蚊子。菖蒲，又相对陌生些，读了《今生今世》，才知道它是水生植物，一股辛辣气极强烈。后来才发现，它们在家门口的护城河里，成片生长，单根的菖蒲长得像一支支宝剑，还会开一些紫色的小花。

古人称农历五月为“皋月”。皋，为湿气。农历五月初五是端午，端者意为初始，午者忤也，可理解为湿热日子即将来临。端午湿热蕴藏，旧时，常有蛇、蝎、蜈蚣、壁虎、蜘蛛等“五毒”，纷纷现身，侵害甬城百姓。但此时河间的菖蒲长得最为粗壮，野外的艾草早已齐腰，甬城菜市场内就能看到卖艾草、菖蒲的小摊，买来后挂于门上，浓郁的青艾香随风飘进屋内，犹如贴上一道灵符，可以趋利避“五毒”，家家户户争相悬挂。过了此时节后，直到它枯萎得毫无面色，又悄然消失在市井中。

如今蛇、蝎、蜈蚣、壁虎、蜘蛛等“五毒”已不多见，据说“艾旗蒲剑辟群妖”是甬城千百年来留下的风俗习惯，与汨罗、屈原并无太多关系，倒是与唐朝黄晟桃花渡斩蛟的传说有些牵扯，彼时，甬城百姓用雄黄酒浸染过的艾旗蒲剑挂于门楣，祈求黄晟将军端正群妖，群妖不现。

1861年，英国圣公会传教士慕雅德和妻子新婚后来中国传教，第一处便是宁波。二十多年中，他

学会了说一口流利的宁波话，在这里办学、传教，子女亦出生于此，度过了一生中最好的时光。《在中国的半个世纪》写了这一珍贵经历，开篇就说当地有一句俗话，夸张中带着持重：“Traverse and search the whole wide earth, and after all what find you to compare with Ningpo's River-hall”。走遍天下，勿及宁波江夏。那些如今在英国蒙尘的书籍和杂志里，有他的宁波岁月。

这个一百五十年前的外国老宁波，不仅走遍各处，还熟悉这个“水波宁静的城市”（The City of The Peaceful Wave）的众多传说。他在书里如数家珍：在新江桥附近曾经有个古渡口，叫桃花渡。在古代，河流里有恶龙，村民每年必须供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，否则便会河水肆虐。在公元618年的一日，官员黄晟路过桃花渡，遇到一对夫妇带着两个孩子在河边痛哭，才知道原委。出于怜悯和义愤，他骑马到龙现之地，携菖蒲剑一跃而下。河水被染成了桃花红，一龙一人，都再也没有浮出水面。与此同时，因为龙的死亡，城里涌出了一口池塘。为了纪念黄晟，当地人在池塘旁修建了寺庙，每年五六月在门上悬挂菖蒲以纪念。慕雅德同时也为这位英雄叹息——桃花渡已经不在，他的灵魂必须忍受如今的喧哗，看着小火轮行驶在他当初眺

下的地方。

端午节当天，甬城最大的风俗还是吃，除了粽子，就是吃“五黄”——黄鱼、黄瓜、黄鳝、鸭蛋黄、雄黄酒，前面四种食材都是当季时令食材，食之无妨，只是这雄黄酒，带有传奇色彩，在神话《白蛇传》中，白素贞饮雄黄酒，现出蛇身的原形。故而，民间便认为蛇、蝎、蜈蚣等毒虫可由雄黄酒破解，端午佳节饮雄黄酒可以驱邪解毒，身体愈加健康。

民国张廷章《鄞城十二月竹枝词》又写：“五月端阳老虎描，艾旗蒲剑辟群妖。雄黄细蘸高粱酒，苍术还须正午烧。”宁波人描端午老虎、做布虎，用“百兽之王”的老虎来镇压蛇、蜈蚣、蝎、蜘蛛、蝎子“五毒”。是日，宁波人用雄黄沾酒在婴孩额上写“王”字，午时喝雄黄烧酒解百毒。端午当日，宁波人吃“五黄六白”，“六白”指的是豆腐、茭白、小白菜、白条鱼、白斩鸡、白切猪肉。

端午这一天，不论“毛脚”准女婿，还是已过门的正式女婿，纷纷挑“端午担”，礼送岳父母。少者四色，多者八色，其中大黄酒要成双，鹅头颈涂红颜色，路上鹅叫得越响越好，谓越叫越发，称“吭吭鹅”。当天大人给小孩手背上五色手绳，叫“健绳”，待以后奔绳时，要粘上糯米饭，抛至屋瓦上让飞鸟粘去，谓孩子可无病无痛、长命百岁。

“蒲剑斩千妖，艾旗招百福”，看似不起眼的两种野草，叶子并非青翠欲滴，但两者搭配在一起，手执艾旗能招百福，门悬蒲剑斩千妖，给浙东一带的端午，增添一分神秘的色彩，昭示着浓郁的端午气息，看着叫人心旷神怡疏朗。

## 凝望河姆渡

颜文祥

远远的，我又看见了河姆渡遗址博物馆，在蓝天白云下，像一只振翅欲飞的巨鸟，栖息在连绵起伏的四明山麓，屹立在青绿无垠的姚东平原。

那天，阳光灿烂，我与一群参加研学游的孩子，从城区坐船沿着姚江向东而行，经过文亨三江口后，很快就到了河姆渡遗址。站在河姆渡口的小山丘上，远眺博物馆，古朴、雄浑、苍劲，一股抚今追昔的情怀油然而生，心中不由得激情荡漾，我的思绪一下子飘向了远古岁月。

河姆渡文化灿烂的第一页揭开得相当偶然。1973年6月，当地群众在建造一个用于防洪排涝的翻水站时，几把锄头与镐，掘出了大量的黑色陶片、古动物骨骼和木建筑构件。正是这些遗存，使沉睡了七千年的遗址瞬间呈现在眼前，从而证明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一样是中华远古文明的发祥地。因此，我说河姆渡是“我们人类迈向文明的起点”，尽管风雨沧桑，在地下沉睡了七千年，但它的价值永远是一部无与伦比的辉煌史诗。

我们完全可以设想，当年祖先在这片土地上，告别刀耕火种，用自己的双手耕耘出了一方养育自己的水土。狂风暴雨的侵蚀、雷鸣电闪的恐怖、猛禽走兽的袭击、洪水野火的威胁，先祖们顽强地抗争着，一步步走出了野蛮，走向文明。

那座巨大的雕塑可以作证，它面向姚江高地矗立着，上面那块半月形的巨石上，刻着“双鸟朝阳”的图案，两只鸟把头伸向上方，护卫着那轮熊熊燃烧的烈日，线条是如此的质朴，且又充满了力度，再配以黄泥一样斑驳苍黄的色彩，仿佛是祖先留下的手迹，在注释当年沧海变桑田的艰辛与苦难。巨石下面是洞，象征着“人类从山洞走向平畴的足迹”。是的，河姆渡人是第一批走向平畴开拓自己天地的勇者。这一步，我们的祖先迈得何等漫长，何等艰辛，又何等坚定！

穿过一条绿树掩映的小径，我们走进了河姆渡博物馆，馆内参观的人群无不屏息凝神，时不时会传来几声低低的惊叹。在这里，我遇到了正陪同外宾参观的老朋友姚小强。自1989年7月大学毕业后，他在这里工作已有

35个年头，当年的一头黑发早已被同事们戏称“一根根都掉在河姆渡的文化层上了”。

这位能清晰说出每件馆藏文物存放位置的老人，见证更多参与了博物馆的从无到有、到有多大。他告诉我，博物馆从最初年参观人数不足2万人次，如今已增长到50多万人次。而且随着博物馆展示技术的进步，来这里开展研学活动的中小学生越来越多。他还告诉我，“远古江南·海陆山河——河姆渡文化发现50周年考古成果特展”去年在国家博物馆开展，观者云集。今年4月底特展移师宁波博物馆，也广受追捧。5月，交响合唱《面朝大海·河姆渡》亮相国家大剧院……

沧海桑田的河姆渡迎来了“诗和远方”。近年来，附近新发现了田螺山遗址、施吞遗址和井头山遗址，而井头山遗址的发现，把宁波历史向前推了1000多年。

我在姚小强的指引下，带着这群研学的孩子来到一件文物前，这件彩陶陶盂，因俯视像一只静静卧着的乌龟而得名，在其腹壁上，是一幅简洁的写意画，深邃的星空，一弯新月下，一群猪和鹿相互奔走，窃窃私语，多么恬静，又多么和谐！

从构图的意境、刻画线条的流畅看，这不是一般人在普通场合使用的器物，从冲天管状嘴分析，应该是一件盛酒器。我问孩子们：你们在这里看到了什么？有个孩子脱口而出：“我看到了一个家，一个充满情趣的家！”是的，河姆渡就是我们最初的家，这里有最古老的井、最质朴的器皿、最原始的干栏式建筑，无不佐证着著名作家冯骥才的说法：河姆渡是中国最古老的“古村落”。

夕阳西下，我们踏上了返程的路。姚江水依然很开阔地朝东流去，四明山苍翠地绵延着，姚东平原到处是青青的秧苗绿油油的田。

面对这一切，我情不自禁写下了这样一首诗：从来没有如此惊叹的凝望/从来没有如此执着的守护/日月星辰，云卷云舒/风霜雨雪，花开花落/在每一个被时光温暖的日子/清丽的骨哨声拍打着泱泱姚江水/我的眼睛在崇峻中被泪光点亮/河姆渡，我的家园/我凝望着你，我守护着你……

## 微风轻拂舞翩翩

俞荣群



桌上有盏老油灯，奇异的造型，长久以来，一直让人琢磨在心，隔三岔五，瞧上两眼，端详一番。如同一本书，在“其貌不扬”的外表下，总觉得还隐藏着什么，难于读懂。

灯为烧制，八角宝塔形，有“金砖”般质感，造型大气，稳重端庄，要说年岁也确实有“高”“灯”“照”“达”四字，笔调硬朗苍劲，有楷书相揉之貌。其中“灯”和“达”为繁体。四字间夹杂着“梅兰竹菊”图案，分别占据八角的另外四个部分：梅花盛开，

卷、法器。一转眼到了深夜，我们像收工的农民，手里拎着从地里挖出来的番薯，满心欢喜地回城。

清洗灯上的污垢，是两天后的事了。满身泥渍的灯盏，在冲洗之后，原貌开始显现。灯为陶制，有两层底座，给人稳重敦实之感。第一层的四个侧面分别刻有“高”“灯”“照”“达”四字，笔调硬朗苍劲，有楷书相揉之貌。其中“灯”和“达”为繁体。四字间夹杂着“梅兰竹菊”图案，分别占据八角的另外四个部分：梅花盛开，

## “高灯照达”达何处

李广华

兰草苍翠，修竹摇曳，秋菊绽放。刀工有力，线条流畅，绝不拖泥带水。第二层收敛回缩，刻有连续线条纹饰，给人以连续不断之感。八面灯柱挺拔高伸，光洁平缓，向上呈紧收趋势。乍一看，有点类似于古寺前矗立的经幢躯干般。宝塔到了顶端，应为塔尖，可工匠没有完全按照宝塔的建制走，而是制成了灯盏。撇口朝上，似一朵盛开的莲花。大理乃西南名邑，古为南诏国和大理国的都城。从地域上讲，乃茶马古道上重要一站，汉文化、藏文化、傣文化、纳西文化在此交汇，儒家文化与佛教文化于此碰撞交融，相互渗透，各取所长。自古文人、商旅、游客，各色人物经由此地，大理三塔等佛教胜迹更是闻名遐迩，熏染着那里的万千世界。

按照常理，人总是希望光明照亮黑暗，明快压过阴郁，而制作者却雕刻“高灯照达”，凸显“高”字，只求到“达”，这一具有动词

意味的“达”字，使这盏灯的文化气息顿时活跃起来，不能不让人浮想联翩。

灯本是照明之物，但制作者赋予如此造型，寄予着怎样的祈望呢？灯身的五个部分，象征着五轮塔，代表着宇宙的空、风、水、火、地，是为了用灯火的光芒来保佑苍生，让心中美好的愿望，照向未来，正所谓“不灭的法灯”。

制成塔形，可顶部并未塑塔尖，而为荷叶盏形。对此，我思考了很久，不得其解。

有一天，恰巧从七塔寺前经

理想、是忧思抑或是某种寄托？要么是寂静中的主人将美好的意愿，深深地镌刻在塔灯上，每日瞧上两眼，内心的所想，即便暂时无法实现，也要让意念像火光一样播散开来，照亮心中的神圣。

古诗文中，提到灯光，多描写成思念的情愫，像唐代高适在《除夜作》中写道：“旅馆寒灯独不眠，客心何事转凄然。故乡今夜思千里，霜鬓明朝又一年。”孤寂难耐时，夜不能寐，对灯感慨，思乡心切，不就是此刻高适的心境吗？白居易在《邯郸冬至夜思家》中有云：“邯郸驿里逢冬至，抱膝灯前影伴身。想得家中夜深坐，还应说着远行人。”哪个大文人没有灯下忧思的时刻，可以说，没有灯，夜晚思念的诗文也会逊色几分。

古有以灯芯结花，预兆喜事临门的说法，古语云：“今夜灯花放，明朝贵客来。”李清照也在词中说：“独抱浓愁无好梦，夜阑犹剪灯花弄。”灯，寄予了文人太多的情愫。

照此意境，我在想，宝塔灯的主人若是位读书人，他会不会每日青灯黄卷，孜孜苦读，但科举之路漫长，“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的宏愿一时还难以实现，只好将美愿寄予高灯，让它的光芒照亮理想的彼岸。

灯顶荷叶盏里，很多年份盛放的应该是菜籽油，农家土法压榨，再配一根灯草，点燃着一种希望。它赋予了制灯人想象的翅膀，照亮了使用者理想的心扉。我相信，在漫长的岁月里，“高灯照达”照到了那一代人思想飞跃的天空，尽管那里可能十分悠远。灯光里寄托着的愿望，最终应该是美好的，因为在“高灯照达”的寄予中，分明还夹杂着“梅兰竹菊”，上面又揉进了文化意义上君子般的高洁。

如此看来，那次大理古城的深夜“历险”，确也值了。

## 围城之困

李知哲

即便你没有读过钱锺书先生的小说《围城》，也十有八九听说过这么一种论断：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，城外的人想冲进去，对婚姻也罢，职业也罢，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。

“围城”其实是一个无形的枷锁，限制你的自由。许多人将“城”进行了类别上的划分，但不外乎这些，婚姻、事业、家庭、欲望……

生如“围城”，你无论在哪儿都挺好。

“人生处处是围城，城里城外，反反复复，既无法逃离，又难以避免。身在城外，急于攻城；陷入城中，追悔莫及。”

我一直在想，“围城”围住的到底是什么？没工作的时候急着找工作，干了这份工作觉得不如意，又想逃离。婚姻也是如此。这大概就是“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”，人总是不满足现在。你干了一件事，就决定着你可能错过了另一件事，处于一种状态中就错过了另一种精彩。但为什么要考虑这么多呢？又何必这么多呢？

人们常常沉浸在对过去的遗憾和对未来的期盼中，却忽视了对当下的珍惜与享受。过去已经一去不返，未来还在远方，有些事情无法挽回，也有许多事情无法预料，那你为何不享受当下呢？

身处城外，就珍惜自由；身处城内，就享受安逸。围城，其实是你自己紧闭了大门。

有这么一个故事，一位富翁有一个用围墙围住的花园，当地的许多孩子会出于好奇心翻墙进花园，经常踏坏鲜花和嫩草。富翁非常烦恼，将此事与朋友分

享，朋友笑着说：“何不把围墙拆掉呢？”是啊，为何不拆掉围墙呢？当花园用围墙遮挡的时候，孩子们出于好奇心会闯入，这是作为入侵者的身份，而当围墙去掉的时候，整个小镇百姓都是这个花园的守护者。一座敞开的花园，最安全最美丽。所以，围墙是自己给自己的禁锢。

工作中，提防别人；生活中，封闭自己。其实人际交往就类似于你对着镜子说话，别人怎么对你，其实取决于你。为什么要把自己束缚在狭小的围城里呢？只要不把自己束缚在心灵的牢笼里，谁也束缚不了你展翅高飞。

就算明知会“被困”，我也选择“进城”！

杨绛先生曾说过一句名言：“你的问题在于读书太少，而想得太多。”现实生活中，很多人的问题就是“想太多”。深谋远虑本身不是坏事，未雨绸缪也应该值得肯定，但是思考过多带来的一个直接的副作用，是会让你畏缩不前。

做一件事前，你要把接下来可能会给自己带来的不利情况都深入想一遍，把这些设想情况的利弊分析得很清楚，最后很有可能得出一个结论：事情还不如不做。这么说来，人生很多精彩历程会止步于开始。我一直认为，成功的人生不是靠算出来的，是靠闯出来的。

没有一个成功者的人生是被提前规划好的，他们一路走来都在闯关，就连他们自己也不清楚下一关是什么，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。“围城”其实不该成为一个困扰，无论身处城内城外，无论你正在进城出城，迎接你的都是崭新的生活。